



大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文库



南文渊 著

藏族

生态伦理

民族出版社



大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文库

ZANGZUSHENGTAILUNLI

藏族 生态伦理

南文渊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族生态伦理/南文渊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
(大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文库)

ISBN 978-7-105-08187-5

I. 藏… II. 南… III. 藏族—生态伦理学—研究
IV. B82-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48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3.00 元

ISBN 978-7-105-08187-5/C·200 (汉 180)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2478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本书由大连民族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基金资助

《大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黎树斌

副主任：范圣第

委 员：南文渊 包和平 段晓东

李 鸿 赵阿平 关 捷

前 言

地球的最高点是青藏高原。它以高亢的地势、广袤的幅员、寒冷的气候而被称为“世界屋脊”或“地球的第三极”。

科学界从地质、气候、生物以及考古等方面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形成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原的剧烈隆起和气候的影响。而历史学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人类社会的兴旺或者衰败，则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态环境决定的。高原的强烈隆起和气候的干旱寒冷，使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处于衰退之中，也使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自公元前 2000 年以来，不得不从西部向东部、从高海拔地区向低海拔地区迁移。

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地势高耸，平均海拔 4500 米，而最高处达 8848 米，是地球上最高的高原，山峦重叠、巍峨雄伟。其地貌格局是：边缘高山环绕、峡谷深切；纵横延展的巨大山系，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可利用土地比较少，青藏高原约 86% 的土地地处海拔 3000 米以上地带，约 3/4 的土地是丘陵、山地、沙漠、戈壁和荒漠，只有 1% 的土地为种植业可耕地。气候干燥寒冷，空气稀薄，气压低而氧气少，生物生长艰难。在高原腹地广阔地域，受大陆性寒旱化的高原气候控制，植物种类减少，高寒草甸与草原草层低矮，结构简单，草群稀疏，生长期很短促，生物生产量低，因而其生存极为脆弱。由于气候的干旱，也由于近百年来人类过度利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一直趋于退化状态。

上述环境因素对自身生态环境和高原周围地区生态环境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自然也使人产生了种种不适。一个平原人到高

原，或者久居高原的人走到更亮的山地，大多有“高山反应”：头昏、眩晕、眼花、腿软、疲倦而无力。在 4500 米的高原生活时间过长，则会发生体力衰退、记忆力下降、思维能力降低等等各种毛病。

—

自古以来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民众，对高原生态环境的脆弱与自然资源的珍贵有着深切的感受。如何在脆弱而有限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是藏族自古以来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话，那么对高原藏族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这个问题。人在自然环境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人应该如何处理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在解决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应该如何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尊重自然的轨道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形成了藏族关于宇宙、自然、人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我们将此称之为藏族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指生态的伦理价值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行为规范。藏族生态伦理是围绕着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的，其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点：1. 由于高原自然环境的脆弱、自然资源的珍贵，藏族生态伦理是以保护自然环境、爱惜自然资源为出发点的；藏族的观念与行为，他们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都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并以此为主导而展开延伸。保护自然，珍惜一切生物生命是藏族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的基本特征。2. 通过自然崇拜和自然禁忌，建立了尊重和承认自然内在价值与权利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自然界所有生物都有其生命价值和生存权利，人类应该尊重它们的存在。3. 藏族生态伦理具有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明显特征，即以综合思维模式为基础，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整体和谐、同一和合、中和顺从。因而，藏族生态伦理是统一完整的生态文化体

系，它建构了人、神与自然为一体的宇宙观与人、神与自然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人们的社会活动与行为方式也与这个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相一致，使社会活动、人文活动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4. 由于藏族宗教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高原苯教文化，还是后来适应高原环境而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文化，都已深深渗透到藏族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影响着藏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与生活方式，其传统哲学、教育、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美学及风俗习惯都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宗教既是构建生态伦理的基础和指导思想，又是一种得心应手的解说工具。

那么，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保护高原自然环境方面，藏族宗教生态伦理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有益的价值呢？

（一）藏族生态伦理提出了崇敬自然、尊重生命、万物一体的价值观念

崇敬自然。藏族宗教生态伦理文化认为，大自然有其生命特性，不仅具有生物生命特性，而且具有精神生命特性。大自然有其自己的生命权利与生存功能，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生命权，顺从自然生存的规律。虽然自然的精神生命与生存意志多以神灵（山神等自然神灵）形式出现，因此藏族对自然的崇敬也多以崇拜自然神灵来进行，但这种神灵崇拜的后面，仍然是对整个大自然的崇敬与珍爱。

出于对自然的崇敬，于是出现了对自然的禁忌。藏区到处都有神山、神湖、神泉、神河，自然也有神圣的动物、植物。凡神圣的都带有禁忌特性。因此，有神山、神水的地方以及寺院所处的区域，都成为神圣自然保护区，任何人都不能触犯神地及其范围内的生物。无论是僧人还是俗人，都是自然区域中一个普通成员，应该尊重保护区内其他生物的活动，与其共同生存。这样便保护了一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内草木茂盛、动物繁多，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尊重生命。尊重生命，不仅要尊重人类社会中一切人的生命，还应尊重自然界里一切生物的生存权。藏族生态伦理强调人对一切生物生存权利具有尊重和保护的义务，认为对一切人不能以绝对的标准衡量之，非善即恶的人是不存在的。同样，自然界中一切生物也不能以“好”、“坏”去区分。一切生物只要生于此时此地，都有其生存的价值和必要。人类只有保护的义务，而无损伤侵犯的权利。这是因为，自然界一切生物都与人类处于同一体系，建立了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相互关系，人与生物灵魂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依托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有回报与承受的关系，同一区域生物间（包括人）是相互分工又相互协作的关系，也有同一亲缘体内的血缘关系（比如说万物同源同体的观念）。

万物一体。藏族生态伦理所提供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与相互联系观念，认为宇宙一切生物与非生物的环境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宇宙统一体中一切因素都处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因果关系中。任何局部的个别的因素受损便会危及自然界整体的生存。而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人的活动要融合于自然、顺从自然特性，与自然界各个因素相配合。同时，人也是自然界中朝着“觉悟者”前进的成员，他有义务保护自然，并创造与自然相协调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所以藏族生态文化所倡导的一种理想境界便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相依相融；人与自然互为一体；人的身心小宇宙与外部自然大宇宙相通相融。自然影响人，人亦感应自然；社会和谐可使自然和谐，最终结局便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工业文化生长在工厂的高墙大院之中，商业文化孕育在城镇市场之中，它们都囿于砖块院墙的外壳。因此，人与自然相分离，进而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划分势力范围便成为这种文化的基本特性。而藏族生态文化视自然万物与人为不可分离的同一一体，自然与人是一种犹如母子的密切关系。所以游牧人的帐篷扎在草地上，一生一世以草地为床，以万物为伴，沐浴着阳光雨

雪，行卧于广阔草原。天地为家，便没有自己固定的小家宅园，没有人会筑墙扎营地说这是我的。天地是众人的，也是其他生物的。在这里，博大、宽广不仅是草原景色，而且也是牧人的环境意识。因此，人对所处环境其他生物的保护，便是保护人类自己；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是人类生存的前提。这样一种观念和行便有力地保护了青藏高原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事实上，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是维持地球生命持续发展的前提。

（二）建构了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藏族对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存圈）有着明确的认识。通过宗教，藏族思想家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宇宙观，认为最初从同一源头产生了自然环境、一切生物和人类，相伴也产生了各类生物的神灵，从而形成了外器（自然环境）与有情（生物世界）世界，构成了天、地和地下三个层次的宇宙模型，每一层次都有相应的生物与神灵。这种宇宙观实际上是自然、社会与文化的综合体，即统一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的复合生态系统，可以称之为“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如果说，生态学上的生态系统是指生物群落与环境相互作用，具有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与信息沟通功能的统一体，那么藏族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也具有系统内各因素之间功能上的统一性。它强调自然环境、自然生物、社会活动及人所创造的神灵虽各成体系但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是其一。其二，这种自然—人文生态系统是以语言、宗教、神话、心理、禁忌及各种象征符号构建起来的一个完整系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观念，一套符号系统，它是对现实的某种超越，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观念产物，而是以现实存在为依据。例如藏族在把整个青藏高原看作一个统一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的同时，将每一个区域（通常以部落为区域单元）看作一个完整

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每一区域构成了自然、生物、社会、神灵统一体。同时人们的社会活动、行为规范也与该区域自然—人文生态系统整体划一，尽量符合该系统运转的规范要求，进而创造出了与该系统规范相吻合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型。因此，虚拟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系统不完全是现实的，但对藏族人而言却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个系统之内，并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大家接受的就是真实的。对藏族民众而言，他们接受了这个真实的生态系统，从而大大拓展了他们的空间视野。人不仅生活于家庭、院落或部落之中，而且置身于整个高原自然界或更大的自然空间之中；人不仅要与本部落的人发生联系，而且要与整个社会发生联系；人的伙伴也不仅仅是人类，而且也包括整个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生物生命体。另外，接受这个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使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便有了“意义”，使其服从于崇高的目的；也使生命过程有了方向，从而使民众处于安然、和平、充满希望和精神寄托的社会活动中。

（三）主张奉行和谐、节制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

与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相适应，藏族在现实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上，主张和谐、中和、节制，注重精神文化发展。

在自然资源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上，藏族生态文化更注重保护。保护整体环境、保护一切生物，是藏族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因此他们的经济开发活动是局部的、有限的，以维持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并不鼓励高消费。经济开发以维持高原整体生态环境平衡为前提，并力求顺应生态环境的要求。这样便限制了经济增长，限制了开发技术与工具的提高改进。其经济方面的不足，通过与外界开展商业贸易来弥补。对世俗物质利益没有强烈的猎取意识，是这种传统生态文化的消极一面。

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藏族更注重精神生活的追

求，在物质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便将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精神生活的追求中，呈现出注重精神需求而抑制物质生活的倾向，于清淡的物质生活环境中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

在对消费生活的选择中，藏族更注重节制消费。节制、勤俭是藏族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简单的食物、简陋的住所、朴素的衣物，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与追求精神生活的需要，除此之外，一切过量的生产与消费都是不必要的。限制开发、节制消费、淡化财富占有欲，使藏区世俗社会的基础设施、物质产品、生活方式极为简单朴素，而人们更侧重于对信仰世界的追求，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从而保证了藏区绿色植物的生产量永远大于消耗量，野生动物与植物资源保持了多样性。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藏族传统生态伦理主张个人服从社会。认定自然的物产归自然，社会的财富归集体。个人无权占有支配自然界与社会中的物产。自然界是万物所共同拥有的，对它的管理也应该由社会统一管理。只有社会的统一管理和使用，才能有效地控制个人由于利欲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抢占破坏。全面地保护自然环境，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服从社会组织与社会道德规范，以此来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藏族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

（四）形成了适应高原环境的游牧方式

藏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创造了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这就是高原游牧方式。它受藏族生态价值观的指导，是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在一个区域内的实现，形成了高原游牧生态文化系统。

游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人类通过畜牧活动，保护和改善了草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功能，使畜牧活动与之达到高度适应、和谐发展的状态。游牧方式要随不同季节逐

水草有规律地进行。牧人在自己放牧的草原区域，暖季上高山牧场，冷季转移到低洼牧场，这种方式使不同区域的草地在不同季节得到休养生息，又让家畜及时利用了生长期的牧草，实现了既保护水草又保证家畜的生长。同时游牧方式既保护了生态系统其他生物，又通过放牧适度刺激了生态环境中生物的生存、发展。牧人巧妙利用不同季节的气候变化规律与草场分布状况，使家畜处于最佳气候与最佳草场之中，实现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最佳结合，在保护自然环境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寻找到了最好的方式。

藏区游牧方式能长期存在且在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它已形成了适应高原环境的机制和策略：1. 保持、维护一定区域面积的草地，使之能持续承载各类动物的生存；2. 巧妙地利用草原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和平衡规律，确定合理放牧强度；3. 控制草原载畜量，使之既不超出冷暖二季草场生产力总量限度，又避免与草原生态环境中其他生物争食；4. 依据不同区域不同生态选择各类不同的畜群，并合理调配，轮换放牧；5. 根据季节气候变化适时放牧，不能过早亦不能过迟。

不仅如此，游牧方式也使牧人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相适应：1. 保持游牧人口的稀疏度与流动性；2. 奉行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3. 与外界建立正常的商业贸易关系，以补充解决牧民食物与生活必需品，从而尽量减少对草原生物资源的利用，实现草原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的平衡。总之，草原传统游牧方式只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获利发财的经济活动。

当然，高原游牧方式多强调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少了主动控制；只注重对环境内各种生物的保护而较少为人利用。牧人的生活一年到头跟随畜群游牧，服从气候指令，自己不得一会儿空闲，人成了气候、生物环境的顺从者，传统草原畜牧业经济效益并不明显，而且家畜存栏量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徘徊不前。

在一个国土面积辽阔、区域生态环境各具特色的地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套用一种固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青藏高原海拔

35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分布着广阔的高寒草原。在这一地区保留或改善游牧方式，无论对高原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是对藏族优秀文化的保留，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至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经济效益的不足与局限性，则可以通过国家总体上的发展布局和高原边缘地带城镇经济的发展来弥补。

（五）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

藏族是属于那种“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的民族。他们身居高寒荒原，但着意化荒凉为优美，将自己的故乡审美化、艺术化，使青藏高原带上了神奇而吉祥的色彩。这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高美与生命世界的和谐美的领悟。因为有了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雪山成为人间神山；因为有了对自然生命的祝愿，草原变得美丽吉祥；因为有了对自然与生命的虔诚，圣湖涌现人间百象；因为有了对自然与生命的向往，千里朝圣道路上每一步土地都是珍贵可吻；因为感恩于自然与生命的博大宽容，高原万物被视为相亲相爱的生命园地。

由此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高原民族建立在生态伦理基础上的美学境界：

万物同源本体，亲缘和合；人与万物相互交融，互不分离。由此而产生的惊喜欢悦之性与患难与共之情，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亲近之美。

信仰出自内心的忠诚；道德是对众生的平等与宽容；行为要顺从自然之道而不逾轨。在这里，信仰、品质与生活的真、善、美实现了和谐统一。

财富只宜施舍，生命在于奉献——物质生活宁可淡泊节制；身心当归于信仰，生活融入自然——精神生活追求充实丰富。淡泊节制与充实丰富构成了生活方式的统一与和谐。

循季节变化而游牧，依水草分布而养畜；按地形方位而建筑，仿自然韵律而创作。人们的活动跟随自然、融于自然，表现

自然，又创造自然，表现出与自然同生同长的节奏和谐之美。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了藏族生态伦理的主要内容与主要价值，本书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二

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际，关注生态环境、研究生态伦理文化（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消费以及生态学等）成为时代的一个中心话题。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全球生态危机的紧迫状态下，人们期望抛弃以征服自然、破坏环境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渴望新的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的必然要求。就青藏高原而言，研究和弘扬藏族生态伦理，至少有如下实际意义：

（一）研究和挖掘藏族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是保护青藏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于高原的持续隆起和气候的干旱，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在近千年以来一直处于退化趋势。进入 20 世纪后期以来，环境退化进一步加剧，高原自然生态变得愈加脆弱。

1. 土地资源趋于贫瘠

由于青藏高原是上新世末（距今约 300 万—400 万年间）急剧隆起而成，地质自然历史较短，因而土地形成时间也较短，特别是受到近代干旱气候影响，土地呈明显贫瘠特征：87% 的土地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原干寒地带；丘陵、山地、沙漠、戈壁、荒漠占高原土地面积的 3/4 左右；约占高原土地 36.6% 的高山冰川、裸岩、沙漠、戈壁与盐碱地根本不能生长植物，目前农牧业无法利用。高寒草甸、草原与荒漠土地面积约 1.2 亿公顷，占高原土地面积的 54%，构成了高原三大生态系统。但是，由于

土壤层薄、质地粗疏、砾石量高、土壤有机质积累相当缓慢，所以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极易退化。

2. 生物资源趋向退化

生物生产力资源包括了森林、草原、农作物。严酷的高海拔自然条件，使青藏高原生物生长极为艰难，生物产量处于较为贫乏的状态。青海、西藏两省区约 19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生物量在 60—140 吨的地区只有西藏的察隅、波密、林芝、左贡、江达、洛隆等地区；生物量每平方公里 30—60 吨的地区有西藏的昌都、工布江达、朗县等地区。上述两类地区面积只占青海、西藏两省区的 1/10。在 90% 以上的广大地区，生物量每平方公里均小于 30 吨。青藏高原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 1—5 吨。

3. 水土资源流失严重

以青海省水土资源状况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在降水波动不大的情况下，黄河源头地区水量比正常年份减少了 23.2%；长江上游近 4000 个小湖泊中的 2/3 已经干涸。青海湖自公元 7 世纪到 20 世纪末的 1000 余年中，平均每年下降约 0.9 厘米。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湖水下降加快，自 1956 到 1996 年青海湖湖水下降了 3.35 米。这 40 年来，流域内水资源入不敷出，每年缺水约 4.5 亿立方米左右，水位大幅度下降，湖体不断萎缩，湖底出露面积已达 100 余平方公里。到 1997 年，青海湖水位较 1908 年下降了 11.2 米，目前湖水仍以每年 11 厘米的速度下降。

水土流失面积扩大。青海省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超过 5.01 亿亩，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46%。受风、水、冻蚀侵蚀面积有 33.4 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趋势加强。全省沙漠化面积与 1959 年相比，35 年来增加了 7016.7 万亩，平均每年增加 200.6 万亩，每年增率 2.2%。目前，全省沙漠区总面积已达 30.6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40.9%。同时潜在沙漠化面积约 98 万公顷。

4. 森林覆盖率很低

由于气候的干旱寒冷，主要是由于人为的破坏，高原地区森林面积大规模缩减。目前高原地区大多不能生长森林，森林面积只有 0.19 亿公顷，95% 集中分布于高原南缘与东南部小块地区，祁连山地只有零散分布。西藏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 5.1%，青海省森林覆盖率为 0.26%，加上灌木在内也只有 2.8%，居全国各省区末位。目前，西藏天然森林面积以每年 8700 公顷的速度递减。

5. 草原大规模退化

青海省草地退化总面积 1998 年达到 926 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约 33%，其中中度退化草地面积为 733 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 20.1%；严重退化的草地占 440 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 12.2%。沙化草地 193 万公顷。“黑土滩”（草原植被已消退，土地大片裸露）面积已达 333 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 9%。整个退化草地面积已占可利用草地总面积的 33% 之多。同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目前单位面积草产量分不同区域下降了 30%—80%。

西藏 8 亿亩可利用草地面积中 35% 的草地已经退化，其中约 1.4 亿亩土地严重退化，5000 万亩草地沙化。退化草地植被衰退，裸地出现。西藏那曲地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草甸草场产草量每公顷为 2760 公斤，草原草地产草量每公顷 1175 公斤，到 90 年代分别减少到 1107 公斤和 511 公斤，减少一半以上。

6. 物种生存条件恶化，分布区缩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境内受威胁的生物物种约占总类数的 15%—20%，高于世界 10%—15% 的水平。青海的雪豹、白唇鹿、马鹿、野牦牛数量过去 20 年来已下降了 90%，大量野生动植物已濒临灭绝状态。青藏高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藏羚羊、野牦牛成群活动，如今极少见到。人们为谋私利而采集、挖掘野生植物，大肆猎杀野生动物，仅在 1959—1960 年两年间，驻柴达木盆地的各单位动用卡车、机关枪，猎杀了野牦牛 8000 余头、盘羊 1000 余只，以及几万只岩羊、黄羊等动物。

7. 草原鼠虫害严重

鼠类本是高寒生态系统中特有的一种因素，对维护生态正常生长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天气干旱，过度利用草原等因素引起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使鼠类大量繁殖，密度过高而造成了对自然生态与人类经济的危害。青藏高原草地生态地区中主要有高原鼠兔、甘肃鼠兔、高原鼢鼠与根田鼠等。据高原生物研究所测算，青藏高原约有 12 亿鼠兔，1.6 亿高原鼢鼠，根田鼠与甘肃鼠兔数量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初，青海省草原中，高原鼠兔造成严重危害的草地约有 8500 万亩。鼠害草地洞道密集，纵横交错，草地千疮百孔，表土裸露，风蚀水冲，沙砾扩展，植被稀疏或全部消失。鼠害还能改变小气候，从而加速了草地沙化过程。

造成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原因中，高原本身的持续隆起而带来一系列地质和生态的变异以及 20 世纪后期以来天气持续干旱，是造成资源紧张、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但是人类的破坏活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地质变化与气候干旱为高原环境退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活动则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决定性因素。柴达木盆地几千年来所保留下来的 3000 多万亩森林灌木，是防止沙漠扩大的重要植被保障，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不到 10 年时间，便砍伐一空，造成了柴达木盆地沙漠化的扩大；江河源头地区、青海湖盆地地区草地退化、趋向沙漠化是人们在草地淘金、采药、开垦及超载放牧造成的。青海湖盆地与共和盆地 1959—1976 年间开垦 15 余万公顷草地，到 1979 年，大半土地弃耕，而弃耕地大多趋向沙漠化。多少年来，人们一味追求高产量、高速度，以破坏自然环境、掠夺自然资源来求得产量产值增长。在开发活动中只顾眼前利益，不计长久生存；只顾个人、局部利益，无视整体全局利益；生产中杀鸡取卵，粗放经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一句话，正是由于生态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

青藏高原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人与高原生物如何生存的问题。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是青藏高原社会发展中第一位